

世界上的语言

——全球语言系统

WORDS OF THE WORLD

A [荷兰] 艾布拉姆·德·斯旺
Bram de S waan
乔修峰(译) 宁一中(审校)

广东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WORDS

世界上的语言

——全球语言系统

WORDS OF THE WORLD

A [荷兰] 艾布拉姆·德·斯旺
Bram de Swan
乔修峰(译) 宁一中(审校)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WORLD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The Words translated from followed by Abram De Swaan Of
the Words of the Word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08—0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上的语言 / (荷) 斯旺 (Swaan, A. D.) 著; 乔修
峰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9
(双狮译丛)

书名原文: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ISBN 978-7-5360-5438-7

I. 世… II. ①斯…②乔… III. 语言—研究—世界
IV. H0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093 号

责任编辑: 林宋瑜 颜展敏

技术编辑: 薛伟氏

装帧设计: 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4.7 1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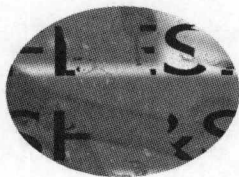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本书受全球语言系统影响之深，连我自己都没料到。我是 1993 年开始写作此书的。当时，我还在热情好客的康奈尔大学（纽约州），任路易吉·伊诺蒂国际研究教授（Luigi Einaudi chair），使用的自然是英语。回到熟悉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后，在日趋双语化的校园中，我继续用英语写作，只有给荷兰报刊写文章、写专栏时才用荷兰语。这很像出远门就乘飞机，去附近就骑单车。1995 年秋，我再度出国，来到布达佩斯，在罗兰大学任欧盟社会政策教授（European Union Chair）。我所接触的匈牙利人都精通英语（以及德语、法语、俄语），我都没机会跟他们学点乌戈尔语^①，只会说最不可少的“多谢”^②。我很感谢那里的同事，尤其是体贴的东道主，我的老朋友，楚萨·费尔格（Zsuzsa Ferge）教授。1997 - 1998 学年，本书的写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承蒙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推毂，我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欧洲教授（chaire européenne）。这直接促成了本书的完稿，因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每年要开 13 门讲座，并要书之成文，当然是要用法语来写。我只好勉为其难，并告诉学生，我这结结巴巴的法语恰恰是当今世界语言系统的写照。世界语言系统的现状令他们颇感震撼。我倒真用法语写出了本书的第一个完整版本，结果发现：“哎哟，语言不对！”于是，又用英语重写，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最后，利奥诺·布勒德（Leonor Broeder）又把它译成了荷兰语，译笔极佳。读自己作品的译本，感觉就像由演员来扮演自己；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译成自己的母语，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自己的人，别人可能会觉得一模一样，但在我眼里，永远不可能一模一样。

① 即匈牙利语。——译注

② 原文为匈牙利语：“*nagyon szépen köszönöm*”。——译注





本书也让我有一丝疏远之感，毕竟，英语并不是我儿时的语言（尽管，我父母常用英语说悄悄话，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要破译它）。

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得天独厚，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唯一的世界族际通用语。这不仅替他们省了不少力气，还给了他们很多机会。另一方面，有数以亿计的人选择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相当用功，这对他们也有好处。

世界各地有许多英语变体，但目前各变体尚能互相理解。相对于受过教育的英美人所用的英语，越是边缘、越是晚出的变体，声望和受关注程度就越低。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美英媒体仍将左右英语文本和英语节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为了所有童年之后才学习英语的人，我希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日渐失去其特权地位。不过，近期是不太可能实现了。此间，尽管以英语为外语的人先天不利，但仍能享受到这种唯一全球语言的便利。

诸多研究助手先后鼎力相助，也为本书的写作增添了许多乐趣。在布达佩斯时有扬内斯·哈特坎普（Jannes Hartkamp），在巴黎时有让娜·考塔（Jeanne Kouta）和弗洛朗斯·科拉（Florence Colas），在阿姆斯特丹时有耶罗恩·斯塔伦堡（Joroen Starrenburg）和亚采克·马加拉（Jacek Magala）。他们都聪颖过人，兢兢业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荷兰皇家科学院（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Science）、欧洲文化基金会（European Cultural Foundation）及布劳尔斯·施蒂希廷（Brouwers Stichting）为本书提供了资助。本书也受惠于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的数据资料、参考书目和真知灼见，这从本书的注释和引文便可见一斑。这里只提一位：戴维·莱廷（David Laitin）。他是语言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先驱者。

本书以整个世界为研究范畴，比较了五个不同的语群，综合运用了经济

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中的概念。大题目不见得就比小题目难做，多学科结合的研究也未必就比专业视角更高深，但的确会让人畏怯。我的两位朋友，约翰·古德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和基帝·鲁肯斯（Kitty Roukens），一直在鼓励我，并审阅了全稿，慷慨地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本书所用的语言是英语，不是法语，也不是荷兰语，更不是斯瓦希里语^①（如果是斯瓦希里语，则无法翻译）。为什么用这种语言而不是那种语言，可以从全球语群的角度做出解释，这正是本书要谈的话题。

^① 斯瓦希里语属班图语系，是非洲主要的通用语言之一，目前有五千多万使用者，主要分布在东非地区。该语原用阿拉伯字母，1844年改用拉丁字母，但语法现象迄今并未摆脱阿拉伯语影响，变化极其复杂。——译注



目录 CONTENTS

序	1
---	---

第一章 全球语言系统 1

1.1 全球语言系统：语言“星系”	6
1.2 语言系统的世界历史地图	9
1.3 当前语言系统中的超中心语群	14
1.4 本书的研究范畴和方法	21
1.5 本书的思路	24

第二章 语群的政治经济学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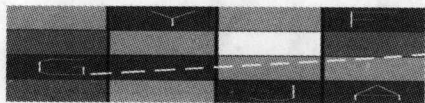
2.1 语言作为“超超集体物品”	32
2.2 语言的交际潜能：Q值	39

第三章 语言、文化与不平等的文市交换 47

3.1 文本作为国际交换中的商品	50
3.2 文化交流中的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	56
3.3 单语现象、多语现象和杂语共生现象	63
3.4 讨论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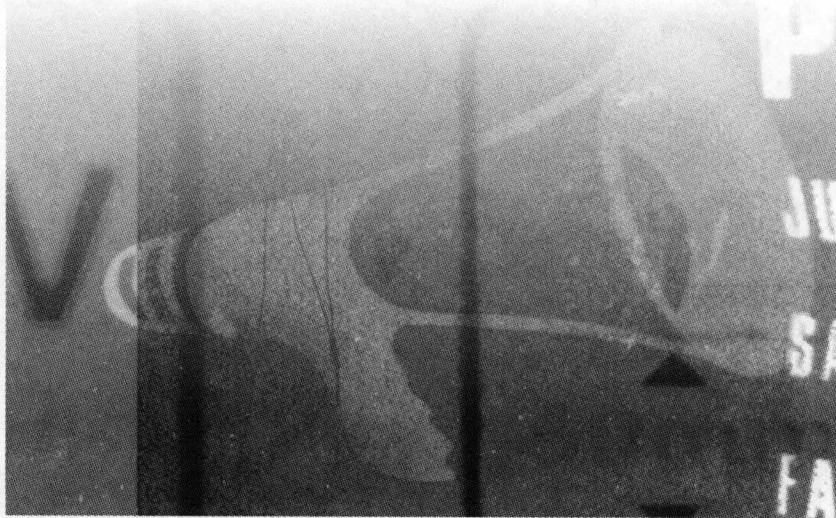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印度：印地语与英语之争 71

4.1 印度语群的特征	74
4.2 国家形成、民族建构和语言统一	77
4.3 印度语言政策的嬗变	83
4.4 讨论	89



第五章 印尼语的胜利	95
5.1 甘地的梦想	97
5.2 马来语的崛起	98
5.3 荷兰语的消失	102
5.4 爪哇语的弃用	106
5.5 讨论	110
第六章 非洲：殖民语言的顽强存留	115
6.1 “2×3”的比较模式	120
6.2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三个法语语群	123
6.3 撒哈拉沙漠以南以英语为中心的三个语群	138
第七章 南非：旧语言体系的残存	151
7.1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语言体系	153
7.2 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语言政策	159
7.3 语群的变动	163
7.4 讨论	168
第八章 欧盟：使用的语种越多，英语就使用得越多	171
8.1 欧洲民间（1）：各国的语言统一进程	175
8.2 欧洲民间（2）：欧盟诸语的 Q 值	180
8.3 欧盟机构（1）：公共层次	193

8.4 欧盟机构 (2): 行政机构	198
8.5 讨论	201
第九章 结语与思考	203
9.1 结语	206
9.2 思考	216
原文注释	225
参考书目	253
译名对照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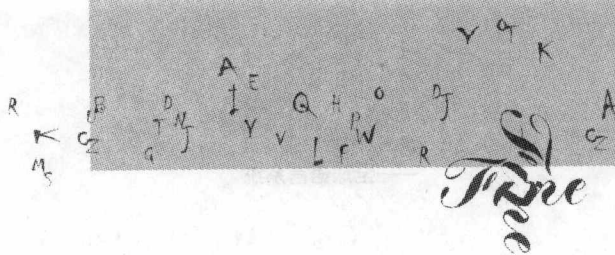
R K M
B C G
D N J
A E Y
Q H O
V L F
R Y Q K
A

第一章 全球语言系统



book book

e e e e



人类分为五千多个集团，语言各不相同，无法相互理解。有这么多语言，混乱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尽管语言四分五裂，人类还是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有人能说不止一种语言，不同集团也因此可以相互交际。正因为有这种多语现象，原本被语言隔开的人们，又连成了一体。语言集团 (language group) 之间由兼通多语之人建立的这种联系，非但不是没有一定之规，还构成了一个超强高效的网络，直接或间接地把地球上的 60 亿居民连为一体。这种神奇的联系方式构成了全球语言系统。这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

全球语言系统是“世界系统”(world system)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人口可归入近两百个国家，纳入由各种国际组织构成的网络，这是世界系统的政治层面；一连串的市场和公司担负着调节功能，这是经济层面；在无所不容的全球文化层面，电子媒体起着联系作用；人“与自然一起新陈代谢”，又构成了全球生态系统。全球人类社会(global human society)这个概念的确构成了一个世界规模的系统，近年来再度引起很多关注。不过，人类因语言众多而分隔开来，又由操多语者交错构成的体系连为一体，还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语群(language constellation)，^①成为世界系统的又一层面。这一层面尚未引起注意，但一经指出，又似乎显而易见。^[1]

本书将全球语群看作世界系统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语群可以被看作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可以用社会科学理论加以解释。这个思路很新颖，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先例。^[2]不同语言集团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可借助语

^① 本书作者用“constellation”(星座)来指语群，意指各语言的分布如星座一般，看似杂乱，其实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后文还用“galaxy”(星系)、“sun”(恒星)、“planet”(行星)及“satellite”(卫星)等天文术语来形容不同语言的地位。——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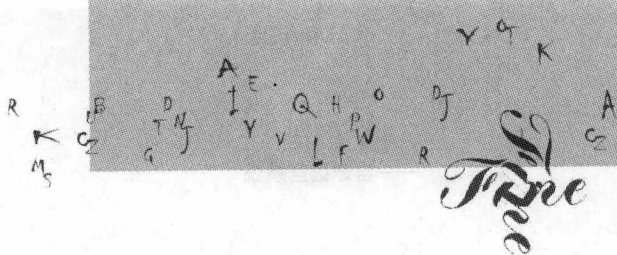
世界上的语言

——全球语言系统

言的政治社会学和语言的政治经济学加以解释。前者聚焦语言系统及其子系统的结构，关注语言集团之间的“语言嫉妒”（language jealousy）、精英集团对官方语言的垄断、未受教育者受排斥、借助语言提高社会地位等现象。后者则分析人们如何尽可能多地增加交际机会，这又如何令他们陷入集体行动的两难境地，甚至可能会导致争相改用另一种语言而抛弃本族语，并分析大语言集团和小语言集团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这些社会学和经济学概念，很多都没被拿来分析过语言或语言集团。^[3]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诸如印度与印度尼西亚、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与南非共和国、欧盟等截然不同的语群，都可以用这一个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语言的出现，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分化成这么多语种，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可见，人类多么富有创造性。语言在传播和嬗变过程中逐渐分化，出现了新的读音形式，生出了大批新词，也有了新的语法、句法规则（包括许多不规则用法）。这些几乎都不是人类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随着人类活动自然形成的。

地球上现有的各种语言并非毫不相干，而是来自同一原始母语，大致沿着人类进化的轨迹，从一个共同的遗传繁殖群（genetic stock）发端，经历了约两万零几百年的演化。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关于这个共同源头，进化遗传学、比较语言学 and 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4]不过，即便最后证明，人类及其语言来自几个不同的源头，也无法否认，目前人类各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他们的语言也构成了一个全球语群，并成为现代世界系统的一个层面。



世界上现有五六千种语言。这一数字没法再具体了，因为语言并非总能数得一清二楚。就像天上的云彩，很难说清楚这片起自何处，那块止于何方。不过，与云彩类似，大多数语言也都自成一体，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间隔。

语言的变体多不胜数，语言的复杂性也难以望穿。这很像另一种极为复杂多样的现象——生命。界定一个生物物种，可看其雌雄两性能否交配；界定一种语言，可看其任意两个使用者能否彼此理解。如果两人分说两种语言，彼此无法理解，那么这两种语言就是不同的。物种可再分为许多变种，不同变种可以杂交；同一语言也存在许多可以相互理解的方言。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差别不大，同一语言的各种方言也差别不大。因此，在这两个领域，分类通常存有争议。^[5]的确，同源语言可能很难分得清清楚楚。生物学要看能否交配，语言学要看能否理解。不过，彼此理解并不只取决于所用的两种语言，还与所涉两个使用者有关。这与杂交不无似处。对于两个使用者来说，理解陌生人的能力有高有低，和对方交际的愿望有大有小，相遇时的情境也可能有利或不利。

无疑，汉语和荷兰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但德语和荷兰语是否也是截然不同的语言，尚无定论；^[6]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佛兰芒语^①和荷兰语属于同一语言的两种变体（因为，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可以用各自的方言轻松地对方解释：两种语言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区分语言就像区分天上的云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把各语言看作各不相同的实体，由理解障碍

^① 比利时佛兰芒人说的一种与荷兰语非常接近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部语支。——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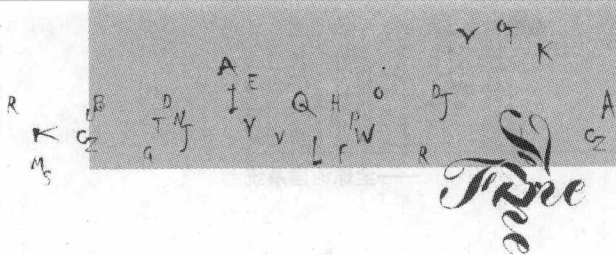
来加以区分。

1.1 全球语言系统：语言“星系”

语言如果无法相互理解，可以通过会讲多种语言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并非没有一定之规。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兼通多语之人，在格局上都显得秩序井然，等级分明，很像用以表示军队或大机构组织结构的倒置树状图表，即法国人所说的“organigrammes”（组织系统图）。

现今世界上，约 98% 的语言都处在这个图表的下端，属“边缘语言”（peripheral languages）。尽管多达数千种，使用人数却不足世界人口的 10%。用这些语言说过的话罕有记载，无论是古代的泥板、石头、古纸，还是现代的纸张、磁带、光碟，都难觅它们的踪影。它们属于记忆的语言。用它们说过的话，如果还能存留下来，就是因为有人听到并记住，复述出来，再由别人理解并记住。^[7]不能根据它们不是什么来界定，比如，不能说他们是“未被写下”或“无文字”的语言，而是要根据其特征来描述它们：它们是交谈和叙述的语言，不是阅读和写作的语言；是记忆的语言，不是记录的语言。

任意两个边缘语言集团，都由兼通这两种语言的成员联系着。但总的来说，这种联系通常呈弱化之势；或者说，这种联系正在弱化。这是因为，相邻村落居民之间的交际已经不再重要，他们越来越多地和该地区首府的商人和官员打交道。于是，各边缘语言集团的成员倾向于学习同一种第二语言。这种语言相对于各边缘语言集团来说，便处在“中心”的位置上。各边缘语



言集团之间的所有或绝大多数交际，都是通过它进行的。各边缘语言簇拥着中心语言（central languages），就像卫星环绕着行星。在全球语言系统中，处在中心或“行星”位置上的语言约 100 种，^[8]使用人数占到了世界人口的 95%。初等教育会使用中心语言，中等和高等教育一般也会使用中心语言。印刷品、报纸、教材和小说中可以见到这些语言，收音机、磁带、电视中也能听到。它们大多是政治、行政和司法用语。它们一般都是“国”语^①，通常还是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它们是记录的语言：用它们说和写的很多东西，都被存于报刊报道、会议记录或卷宗，放进档案馆，收入史籍、“经典”文集、民间传说和民俗丛书，并越来越多地载于电子媒体，传诸后世。

中心语言的使用者很多都兼通多语。第一类多语使用者母语是边缘语言，后来学会了中心语言。事实上，随着初等教育和印刷文字的普及，加上无线电广播的影响，世界各地兼通双语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类则相反，他们的母语就是中心语言，后来学会了某种边缘语言。不过，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显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语言学习也是“向上走”，呈“向心”趋势——人们通常更愿学习倒置树状结构中位置较高的语言。这就强化了世界语言系统的等级分野。

母语为中心语言的人，要学习另一种语言，通常选择使用更广、在语言系统中位置更高的语言。这样，大量中心语言集团便通过其多语使用者，与位于“超中心”地位的某个超大语言集团联系起来。这就便利了远距离交际和国际交际。通常，超中心语言（supercentral languages）是由殖民势力强

^① 一般是该国主要语言，政府可宣布某一特定语言或方言为本国国语，如中国以汉语普通话为国语，菲律宾以菲律宾语为国语。国语也是官方语言，用于行政、司法等领域，但在多语制国家，官方语言可能不止一种。——译注

加给殖民地的，该地取得独立后，仍用于政治、行政、司法、大企业、科技和高等教育等领域。超中心语言约有 12 种。它们在全球语言系统中的位置，如同由行星（中心语言）所环绕的恒星，而行星又有各自的卫星（边缘语言）。这 12 种超中心语言分别是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除斯瓦希里语外，其他各语的使用人数都超过了 1 亿。每种超中心语言都联系着一系列中心语言的使用者。后文会讨论一系列地区语群，每个语群都以一种或多种超中心语言为中心。例如，印度语群以印地语和英语为中心；印度尼西亚语群以马来语（印尼语）^① 为中心；“讲法语的”西非语群以法语为中心，而东非语群则以英语为中心；英语和阿非利堪斯语^② 争夺南非语群；最后为欧盟语群，十多种国语日趋由英语联系起来，法语的这种联系作用正在减弱，而德语几乎不再有此作用。

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中国人相遇，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西班牙人相遇，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德国人相遇，几乎都会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际。该语言将各超中心语言联系起来，也因而成为世界语言系统的核心。这种“超超中心”语言（hypercentral language），自然是英语。

英语目前是全球交际用语。打个比方，每种超中心语言都像一个“太阳系”，英语便位于这 12 个“太阳系”的中心，是整个语言“星系”的核心。^[9] 英语并非一直就有此地位，截至目前，也才半个世纪左右。英语将来

① 属澳斯特罗尼亚语系西部语族或印度尼西亚语族，有多种方言，最重要的是马来半岛南部方言，是标准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国语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的基础。——译注

② 即南非荷兰语，起源于 17 世纪荷兰语，但语法大为简化。——译注